

下

剑海情天

●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诸葛青云

远方出版社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剑海情天

剑海情天

下册

远方出版社

剑海情天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经 销: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红星新华印刷厂

印 张:29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版 次:2000年11月第1版

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144-0116-7/I.334

定 价:54.80元(上中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第十九章 卢沟桥头风云急

然而，悟因师太虽能使群侠不至于轻举妄动，却不能扭转眼前的劣势。

悟因师太主张“忍”，主张“期待”，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可是，朱志宇会容许他们安心的“期待”下去吗！何况，还有两位重要人物，失陷在魔巢中，怎么说也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未知数的“期待”中呀！

时间是无情的，转瞬间，七天已经过去，这是柳婷婷与朱志宇所订营救伍南屏的限期，过此期限朱志宇即不保证伍南屏的生命安全。

如今，时限已届而事实上，不但伍南屏仍在魔巢之中，并且连江世杰也一并陷入朱志宇的魔掌，而群侠方面，也并未采取什么营救行动，难道说，这几天中，群侠方面真的都在坐待奇迹的出现吗？

群侠方面这种过分沉着的情形，固然令人费解，而朱志宇那边，明明已取得压倒的优势，却居然没采取进逼的行动，连所订期限届满了，也不予闻问，这情形，也同样的使人费解。

这是正邪双方自动休战后的第十一天的黄昏。

在西天彩霞耀映之下，朱志宇偕同花解语二人，正在魔宫后园，那盛开的菊花丛中信步徜徉着。

花解语紧候朱志宇身边，微抬螭首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帝君，您好像有甚心事？”

“不错。”朱志宇驻步于一丛娇艳的白菊花前，目注西天那

绚烂的彩霞，沉思着接道：“孤，委实是有心事，但孤的心事卿家应该最是清楚不过。”

花解语媚笑道：“据臣妾所知，您最大的心事，是完成武林霸业，进而君临天下，其次就是想将柳婷婷与刘冰玉那两个妞儿，收为贵妃，不知臣妾这一猜想，可对也不对？”

朱志字点点头道：“对！完全对。”

花解语道：“以目前情况而论，完成武林霸业，进而君临天下、已经是指日可期……”

朱志字截口笑道：“卿家莫说得太轻松，俗语说得好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卿家也应该懂得这道理。”

花解语道：“这道理，臣妾自然懂得，不过，对帝君这几天的作为，却仍然想不通。”

朱志字笑问道：“卿家想不通的，是哪些问题？”

花解语一蹙黛眉道：“比方说：像刘冰玉、柳婷婷那两个妞儿，以咱们目前的实力而论，纵然有那老尼姑替她们撑腰，要解决她们，也决不太难，但您却偏偏按兵不动，这情形，岂非是不可思议！”

朱志字“唔”了一声道：“还有吗？”

花解语沉思着接道：“还有，譬如江世杰、伍南屏两个人质。一般人都是认为不如宰了算数，但您却偏要将他们暗地送走，万一半途出了麻烦，则纵虎归山，岂非是又增加我们那千秋大业的困难？”

朱志字笑了笑：“再没甚疑问了吧？”

花解语点了点头，朱志字含笑接通：“这问题，最近十天以来，至少有五八以上，向孤家问过，但孤都是一笑置之。”

花解语讶然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朱志字笑道：“孤不愿多费唇舌，要以事实来答复他们。”

花解语接问道：“那需要多少时间呢？”

朱志宇沉思着接道：“我想，不会太久的了，快则十天，迟亦不过半月，卿家必然可获得答案。”

话锋一顿，不等对方开口，又立即接道：“卿家先回去，请苟逢春来，孤在这儿等他。”

“是！”

花解语娇应着，姗姗地离去。

少顷之后，那位“右丞相”苟逢春，匆匆走了过来，向着朱志宇躬身施礼道：“帝君召见，不知有何差遣？”

朱志宇拈须微笑道：“没甚特别事故，孤只是要了解卿家这几天来的工作进度。”

苟逢春谄笑道：“帝君指的是各地的联络情形，以及定期成立‘一统盟’的事？”

朱志宇微微点首道：“不错。”

苟逢春谄笑如故地道：“好教帝君得知，各地反应情形，都非常好，甚至连皇宫内那位……”

朱志宇截口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苟逢春含笑接道：“他说各省封疆大吏官署中。都有他的内应。只等帝君一声令下、必然群起响应”

“唔！”朱志宇一面点首，一面注目问道：“那些请帖，几时可发出？”

苟逢春道：“三天之内，当可全部发出。”

朱志宇微一沉思之后，才向苟逢春以真气传音，交待了几句，使得苟逢春脸色大变地道：“帝君，这事情，还请多多三思。”

朱志宇正容说道：“孤已经筹思再三，毋须再加考虑了。”

苟逢春接问道：“那么，对那位诸子期呢？”

朱志宇笑了笑：“孤阅人多矣！诸子期委实是一个胸无大志的脂粉级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，孤需要他，也不怕他不听我的调遣，但对于另一位，情况就不同了……”

苟逢春接问道：“难道主公已发现他，有甚不轨意图？”

朱志宇笑道：“如果等到已经有所发现，才采取行动，那就来不及了。”

话锋微微一顿，又正容接道：“孤老眼未花，任何人，只需要注意考察他三天，就能看透他的五脏六腑。”

苟逢春唯唯称“是”，不敢仰视。

朱志宇声容俱庄地接道：“卿家是孤心腹股肱之一，也是孤的臣属中，最忠贞的一位，对孤的了解，当也最深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，”苟逢春满脸谄笑地接道：“主公知遇之恩，微臣虽肝脑涂地，亦不足以图报……”

朱志宇截口笑道：“孤不要你肝脑涂地，但却必须好好完成这一次任务！”

苟逢春连声恭略道：“微臣一定勉力以赴。”

朱志宇并叮上一句：“这次任务，只许成功。不许失败！”

苟逢春正容说道：“微臣记下了。”

三天之后，本来不太平静的江湖，又爆出一件使人奔走相告的大新闻，那就是新成立的“一统盟”，已定于十一月十五日，在北京城偏北之昌平县境的天寿山麓，举行开坛大典，届时，当今各门派掌门人，都将亲临观礼。

众所周知，天寿山为有明一代，帝王的陵寝所在，亦即民间所称之“十三陵”。

一个新成立的江湖帮派的开坛大典，居然选在与京超重地的北京城，近在胆尺的天寿山，已是令人暗中诧异的了，何况

天寿山又是当今天子的祖塋所在，这不是等于向太岁头上动土吗！

而且，这位新成立的“一统盟”盟主，传说中，只知道他自称齐天大帝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“齐天大帝”，究竟是何许人。

说来这也难怪，到目前为止，知道这位“齐天大帝”就是“酒仙色鬼快刀王”朱志字的人，可委实不多。

好在目前已经是九月中旬，距十一月十五，也不过两个来月工夫，到时候，自然一切都会明白啦……

当这一新闻，开始在江湖上传播的当天傍晚，两辆密封的双套马车，悄然驶出阜城门，循官道向宛平县境疾驶而去。

偌大的北京城，驶出两辆马车应该是极平常的事，但眼前这二辆马车，却有其不平凡的令人扎眼之处。

首先是那端坐车辕上，挥鞭吆喝着的车把式，那神情，那气概，明眼人一眼就能断定，那决非普通的车把式，如果车厢中坐的是微服私访的朝廷大员，则这位车把式，起码也是六品以上的武官。

其次是随后护送的四位骑士，既像官府侍卫，也像是镖局的驃师，但仔细瞧瞧，却什么也不像……总而言之，这些人，都有一种使人莫测高深的神秘之感。

也许就是为了这一点神秘之感吧！当这一行人马驰出阜城门时，那蹲在城门外一角的一位老叫化，立即起身向一条横巷中走去。

紧接着，横巷中驰出一骑快马，也循着官道，向宛平县境飞驰而去。

这随后急赶的快马，马上人还背着一个黄色公文袋，装束上也显然是一位官差，但当他飞骑掠过那两辆神秘的马车之

后，前面那一辆的车把式，竟然冷冷地一笑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……”

约莫个把时辰之后，这一行神秘的人马，已到达北京第一大古桥——卢沟桥的旁边集聚。

当马车驶近桥上时，前面车上的车把式沉声喝道：“胡彪，分两骑去前面开道。”

“是！”

后面四位骑士中，发出一声恭唔，并立即分出两骑，当先向桥上驰去。

当那两个开道的骑士经过马车旁时，前面那一辆的车把式又沉声接道：“亮兵刃，小心戒备！”

“是——”

这时，这一行人马已走到桥的正中，那位灰衫汉子的“是”声未落，桥的两旁，那巨大石柱的背后突然闪出四个人来，并同声大喝：“停车检查！”

那是四位腰挎单刀的兵勇，同时另一位武官装束的汉子，也缓步由另一根石柱后转出，五个人、一字横排，将桥面拦住。

那灰衫汉子笑了笑：“这儿已远离皇家禁地，为何也要检查。”

那小武官正容说道：“咱们上命所差，诸位请多担待。”

那前面一辆的车把式，淡淡地一笑道：“贵官知道咱们来自何处吗？”

小武官笑道：“诸位当不至是皇亲国戚吧？”

“对了。”车把式冷然接道：“咱们是来自宁王府。”

小武官笑了，笑得非常神秘，反问道：“朋友也知道咱们是来自何处吗？”

车把式傍了一儒道：“在下正想请教。”

小武官神色一整道：“咱们是宁王殿下干郡主，亦即‘英武仁慧公主’座前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那车把式已脸色一变，截口问道：“公主也到了这儿？”

小武官笑了笑道：“公主是何等身份，岂会轻易到这种荒郊旷野来。”

接着，才脸色一沉，冷冷地一笑道：“北京城中，多的是王公大臣，你却偏要冒充宁王府中的人，看来，你的贼运可不太好。”

一顿话锋，声容俱庄地接道：“老实报上来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那车把式精目一转，陡地震声大喝：“冲！”随着这一声“冲”，“刷”地一鞭，疾挥而下。

他这一鞭，并非抽向那拉车的两匹健马，而是向那小武官兜头抽下，同时，那奉命开道的两个灰衫人，也双剑齐挥，击向拦路的四个兵勇。

这突然的变化，不但发动得出人意外，而其凌厉与快速程度，更是令人咋舌。

但那小武官与四个兵勇，显然也非寻常人物，在一片目不暇接的寒闪交织与金织交鸣声中，传出那小武官的冷笑道：“果然是朱志字的手下，看情形，你们这几个，都不过是‘地’字号中人物。”

那车把式一见对方身手，已知对方并非普通官兵，心知恋战下去，麻烦会更多，因而，右手挥剑攻敌，左手已扬鞭驶动马车，同时，后面那两个骑士，也赶到前面，协同冲杀。

但那位小武官，武功既高头脑反应也够快，当车把式扬鞭

驶动马车时，他却以快得不可思议的手法，将马匹与马车之间的绳索斩断，因而马车还没滚动五尺，即已停止，而那负痛狂奔的马匹，却反而使得正分别与四个兵勇交手的灰衫人，几乎吃了大亏。

那车把式见自己一出手，竟然处处受制，不由心头又惊又怒地喝问道：“朋友能否报个万儿？”

小武官冷然接道：“你不配问！”

车把式一面与小武官缠斗着，一面冷笑道：“朋友，别逼得太紧，我知道你们此行，目的何在。”

小武官笑道：“这有甚稀奇，只要不是白痴，都会知道在下此行，所为何来。”

车把式冷笑道：“你知道我会如何处置吗？”

小武官淡淡地一笑道：“在下懒得去想。”

车把式冷然接道：“必要时，我会先将车中人杀死……”

小武官截口怒叱道：“匹夫你敢！”

车把式呵呵大笑道：“大爷奉有此项命令，有何不敢的……”

车把式虽然与小武官恶斗着，但却始终不离开车厢门口一步，由此，足见他的武功要高过小武官一筹，也委实随时有置车厢中人于死地的能力。

小武官扬声唤道：“江大侠、伍大侠请答话。”

车把式呵呵大笑道：“他们两个，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又怎能同你说话，我看，朋友还是省点精神吧！”

就这片刻之间，双方激战已逾五十招。

小武官的武功，虽然略逊于车把式，但车把式要分神照顾车厢中人，而双方还是打成平手。

至于四个兵勇所对付的四个灰衫人，其身手也高于兵勇，

但那四个兵勇，都是奋不顾身地拼命撑持着，因而虽处下风，却形成僵持局面。

那小武官笑道：“要我省点精神，你就乖乖地束手就缚，待会，我可以在公主面前美言几句，免你一死。”

车把式冷笑道：“真是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。”

接着，又扬声喝道：“‘地’字九号，还不上来，帮我收拾这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以便赶路。”

原来前面打得如火如荼，后面那马车上的车把式，却好整以暇地，坐在车辕上乘风凉哩！

一直到前面的车把式打过招呼之后，他才跳牙一笑道：“八号，我要是离开岗位，谁来照顾车厢中人的安全。”

听他们这称呼，这两个车把式，一个是“地”字第八号，一个是“地”字第九号。

“地”字第八号怒声道：“不管，先解决当前敌人要紧！”

“地”字第九号道：“出了事情，你负责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地”字第八号的话声未落，一阵急骤蹄声，又由此京城方向疾驰而来。

“地”字第九号笑道：“八号，敌人的援兵到啦！”

“地”字第八号道：“也可能是咱们的人……”

来人一踏上桥面，即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小武官与四个兵勇，正渐感到不支，而已方的援兵却杳无音讯，因而闻言之后不管那发话的人是谁，首先各自虚晃一招，纵出战圈。

“地”字第八号恭声问道：“是右丞相吗？”

这时，那两骑快马已驰抵现场，马上人赫然是那位“右丞相”苟逢春，和一位面目陌生的黑衫老者。

苟逢春勒住坐骑，冷然接道：“废话！”

接着，精目环扫现场一匝后，才似乎不胜惊讶，也非常不满地问道：“‘地’字八号，你们怎么如此差劲。”

地字第八号一傍道：“相爷此话怎讲？”

“怎讲？”苟逢春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连几个普通官兵都对付不了，岂非是越混越回去了！”

“地”字第八号苦笑道：“相爷，这几位可并非普通官兵啊！相爷何妨亲自问问看。”

苟逢春微微一愣，才向那小武官注目问道：“贵官是哪一个衙门……”

小武官冷然接道：“宁王府。”

苟逢春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那就怪不得啦！”

接着，又注目问道：“贵郡主和柳姑娘，为何没来？”

小武官笑了笑说：“公主立即会来，你如果备有手本，在下倒可以替你转呈……”

话声中，又一阵急骤蹄声遥遥地传来，小武官立即话锋一转道：“咱们公主已来了，相爷，还不下马接驾。”

桥头已传来刘冰玉的娇喝道：“小文，你在同谁说话？”

小文是刘冰玉手下，那批娘子军的头目之一，敢情目前这五位官兵，都是易钗而变的娘子军哩！

“小武官”扬声笑道：“公主，我正同朱志宇的右丞相说话哩！……”

她的话声刚落，刘冰玉与柳婷婷二人，已停马当前，美目一扫现场之后，刘冰玉沉声问道：“小文，方才你们交过手了？”

小文含笑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刘冰玉脸色一沉道：“本官如何交待你们的！”

小文讷讷地答道：“公主，并非婢子不自量力，胆敢不遵命令，只因这些人蛮不讲理，使人没有选择余地。”

刘冰玉冷然接道：“也没机会发出信号？”

这时，柳婷婷已向苟逢春冷笑一声道：“苟逢春，你做的好事！”

苟逢春阴阴地一笑道：“柳姑娘，在下可并未做什么坏事啊！”

柳婷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问你：“准备将江大侠、伍大侠二人，送到哪儿去？”

苟逢春笑问道：“柳姑娘已认定这马车中，定是江大侠和伍大侠二人？”

柳婷婷冷然说道：“不错！”

苟逢春笑道：“柳姑娘，事实上，你却是大错而特错了！”

柳婷婷沉声喝道：“苟逢春，少在我面前玩花枪，老实告诉你：我虽已离开魔宫，但你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仍然是了如指掌。”

苟逢春淡淡地一笑道：“恐怕不见得吧！”

刘冰玉含笑接道：“柳姊姊，少跟这断废话，咱们先救人。”

柳婷婷微点颔首之后，目注苟逢春问道：“苟逢春，你是自动将人质献出来，还是要我亲自动手？”

苟逢春阴阴地笑道：“你看着吧！”

“锵”地一声，柳婷婷、刘冰玉二人同时亮出宝剑，刘冰玉并沉声说道：“柳姊姊，咱们先宰掉这狗头军师，免得他在旁碍手碍脚……”

这当日，苟逢春已偕同那黑衫老者闪退一旁，口中并呵呵大笑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在下自知非二位姑娘的对手，还

是避开为妙。”

这情形，不由使柳婷婷心中起了戒心，注目问道：“车中的人也不要了？”

苟逢春笑道：“那本来就是你们的人呀……”

但紧接着，又以真气传音说道：“二位姑娘当心，车中不是你们所想像的自己人……”

这几句传音说话，可使得柳婷婷、刘冰玉二位姑娘，有如堕人五里雾中。

可不是吗！苟逢春是她们那生死强敌朱志字的手下，如果车厢中真有甚阴谋，应该是惟恐她们不上当才对，但此刻，却反而出入意外地，传音示警！这情形，岂非是不可思议之至！

事情虽然是反常得太以可疑，但此时此地，站在刘冰玉与柳婷婷二人的立场，却不得不宁可信其有，一面戒备着扑向车前，柳婷婷并一面冷笑道：“我不信你这狗头军师，能耍出什么花枪来……”

这当口，刘冰玉已同那守在车厢门口的“地”字第八号交上了手。

凭“地”字第八号的身手，怎能与刘冰玉抗衡，因而双方兵刃甫一接触，那位“地”字第八号，已是左右难支地，险象环生。

一旁的苟逢春人目之下，连忙扬声喝道：“‘地’字八号快退，咱们的人质不要了……”

“地”字第八号奋力封挡一招，借对方兵刃反震之力，连滚带翻地，纵落文八之外，拿不住桩地跟跪后退，一直退到桥边的石栏杆将他拦住，才停了下来。

“地”字第八号，虽然在半被迫、半自动的情况之下，离开了岗位，但刘冰玉面对那帘幕深垂的车厢，却反而越超不前

地，犹豫起来。

柳婷婷一蹙黛眉，扬声唤逼：“伍南屏，我们是柳婷婷、刘冰玉，请快答话。”

旁边的苟逢春笑道：“他们穴道被制，怎能同你答话呢？”

但紧接着，又以真气传音接道：“二位特别当心！”

二位姑娘默然互望一眼，柳婷婷并传音说道：“玉妹，请替我小心掠阵……”

不等刘冰玉有所表示，紧接着，一挫银牙，宝剑挥处，寒芒一闪，那深垂着的车帘，已被斩落。

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当车帘被柳婷婷斩落的同时，车厢内冷笑震耳，劲风激荡，目不暇接之间，只见两道人影，各以兵刃护身，并以石破天惊之势，由车厢内电疾暴射而出。

一阵震耳金铁交鸣声中，那两道人影，已被柳婷婷与刘冰玉二人分别截住。

刘冰玉截位的是朱志字的国师，即红教中第一高手之称的拉玛大师。

柳婷婷所截住的，是申志公，也就是前此朱志字以于大钧名义出现时的替身。

这两位，都算是朱志字手下顶尖高手之一，说来也真够险，如非那苟逢春事先传音示警，柳婷婷与刘冰玉二人，既心急救人，又自信所获消息绝对正确，而决不至有甚怀疑，以申志公与拉玛大师功力之高，在出敌不备之下，突起发难，则尽管刘冰玉、柳婷婷二人身手也同样奇高，却势非上当不可。

这四位，论个别身手，大致在伯仲之间，纵有高下，相差也有限得很。此情此景之下，这一交上手，其战况之激烈，自不难想见。

柳婷婷一面长剑翻飞，绝招连展，一面却一挫银牙，恨声

叱道：“申老贼！伍南屏与江大侠何在？”

申志公呵呵大笑道：“年轻小伙子都是银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，美人儿，有老夫在，何必还要……”

柳婷婷截口怒叱道：“老贼找死！”

就当此时，那远立一旁的苟逢春，却向“地”字第八号沉声说道：“地字八号，你们任务已完，立即回去。”

“是！”

当“地”字第八号率领他那原班人马，走向回程之际，苟逢春却向申志公扬声笑问道：“申老，为了节省时间，由区区助你一臂之力如何？”

申志公笑道：“这朵玫瑰儿，委实棘手，老弟能助我一臂之力，那是欢迎之至。”

“好的。”苟逢春一振长剑，缓步踱向申志公身边，含笑说道：“申老，我来帮你……”

话声中，寒芒一闪，一剑刺向柳婷婷的左肩。但他剑势才出一半，却突然一沉，扫向柳婷婷的下盘，并刚好与申志公的刀势，配合得恰到好处地，将柳婷婷迫退三尺，口中并呵呵大笑道：“申老，不才这一手，怎么样？”

申志公笑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可是，我要提醒你老弟，咱们要的是活美人，而且不能伤她。”

“这个，不才理会得。”苟逢春含笑接道：“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可就得多费周章了……”

申志公截口接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！娘儿们后力有限，咱们顶多熬个三五百招罢了。”

苟逢春馅笑道：“申老说得是……”

柳婷婷与申志公的身手，本来是在伯仲之间，自从加上一个苟逢春之后，柳婷婷以一敌二，自然不像开头那么轻松，但